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賴襄子成 著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內大臣信宗

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

寺。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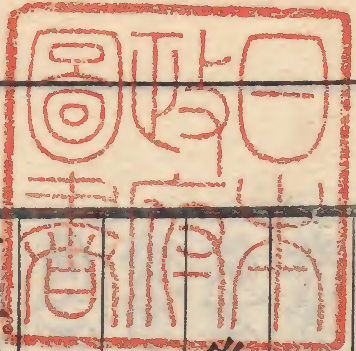
六年^{乙亥}春二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尊先帝

曰太上天皇。持通關白如故。冬十二月。足利

義視任大納言。叙從三位。

文正元年^{丙戌}。義政子義尚以前年冬生。其母^富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後土御門 賴氏



子不欲僧之。而難渝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念諸將抗勝元者。唯山名宗全。於是密召宗全託之。初宗全以女妻勝元。無子。養宗全子。是豐為嗣。已而生子。廢是豐。宗全不懌。赤松則尚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為也。啗之。故受託不辭。稔聞畠山義就勇。與勝元相仇。因欲結焉。遂請赦之。召還為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為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權。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娶宗全

女。已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敏。宗全怒。將援義廉攻貞親。京師駭然。諸將居間和解。夏四月。貞親。義敏皆奔。冬十一月。義就被赦入京師。謁幕府。造宗全。極驩而出。十二月。地大震。應仁元年。丁春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三管。領以下宅。受饗。時畠山政長為管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山名宗全宅。已而宗全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詣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曰。臣將面對焉。使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東山 義就
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宗全亦
召兵守幕府。義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
相決。諸將母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就擊
政長于御靈林。宗全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
復入本第。世喙。勝元不援政長。以爲怯。勝元慙。
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宗全第在西。義視
往來兩軍間。和解之。不聽。

二月。宗全散遣其兵。勝元覩之。乃潛與族政之
師春政。春。徵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讚
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義
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飛彈出雲。隱
岐。武田國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
屬焉。兵凡十六萬。宗全聞之。亦與其族教幸教。
清。發但馬。因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
就以大和及河內。紀伊。故黨。畠山。義純。以能登。
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六角。高賴。以近江
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賴。以美濃。
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絡繹入京師。京師人

日本正記 卷之五 三 賴朝傳
民負擔奔竄。夏五月。義政令曰。先戰者我敵也。一色義直第在幕府前。勝元遣兵屯實相院。逼義直。義直走。勝元乃入幕府樹其旗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宗全怒攻實相院。不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退保相國寺。又使赤松政則往收其故黨。六月。大內政弘黨宗全以周防長門兵三萬東上。政則拒之。尼崎大敗。西軍復振。東軍每失利。秋八月。勝元疑幕府近臣有爲西軍耳目者。請逐其十二人。十二人怒

曰。內旨在西。西勝則咲。東勝則輦。何獨吾輩。勝元從殺之。又逆帝及上皇於幕府。九月。西軍遣義就政弘等攻相國寺奪之。或說勝元曰。是吾東西受敵也。乃遣政長復取之。勝元請復伊勢貞親伺察幕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伊勢依北畠氏。

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

橫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爲家宰者引之以排已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已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鬪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亾也。必由其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而桀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篡足利氏之國也不

爲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橫恣無忌而已。雖然當時之爲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慮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授之權也。旣與土地而復奪之。旣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松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猶曰有不得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

日本政記 卷之五 五 賴氏藏版
之而鬪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鬪而奪之。我何辭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况我固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託之。使彼爲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資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爲黨。與之結婚。又養其子。及德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并力。陰助其子。以蹙其父。是管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而欲復立己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授之

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乘焉以執權逞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殆出己上。亦知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己。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己先授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勝元所劫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滔天塗地。十餘年而不決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逢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藤原賴朝
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
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
之有功者。為先務也。

二年。戊春二月。藤原政嗣為關白。夏四月。義
政以書招還義視。勝元等。又連署請。秋九月。
義視還。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
西軍。勝元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宗全遣兵迎
取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

文明元年。巳秋。大內氏家臣作亂。大內政弘引
還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年。庚寅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于室町。

三年。辛卯春正月。葬後花園天皇。葬儀不備。大將

軍義政徒步從之。斯波氏家宰甲斐弒其君

義廉。宰朝倉誅殺甲斐。取越前。宰織田取尾張。

義政令朝倉領越前。是歲上杉顯定攻拔古

河。逐管領成氏顯定。房顯子也。

四年壬辰畠山義統降東軍。通北國糧道。

五年癸巳春三月山名宗全死年七夏五月細川

勝元死年十四子政元嗣。冬十二月大將軍義

政致仕。子義尚嗣。甫九歲。叙正五位下。任左中

將。拜征夷大將軍。畠山政長為管領。七日辭。以

畠山義統代之。賞降東軍功也。

六年甲午秋九月前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

國勘合印。購明貨寶珍玩。

七年乙未義政使使入明。

八年丙申夏五月左大臣藤原政基為關白。

九年丁酉春天皇還宮。冬西軍悉解歸國。義視

奔美濃。依土岐氏。畠山政長再為管領。

賴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

建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亡其國。

賴朝

賴朝

也何者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內
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
而懾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
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
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
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吞噬擄攫數
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爲
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
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既勝乃終制

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患而應仁之亂
亦爲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
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
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
之而三予之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
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
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
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
何自以其弟爲儲貳細川勝元傳之矣而復

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欲廢其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其不公也是以宗全斃赤松氏子以奪其邑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爲西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闈之間襁褓之呱呱與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兩斃如無勝負

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碁然群豪相并海內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非如鎌倉之速亾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爲封建其季世孽寵亂政亦以私易儲而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援以至於亂亾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暗雖大懸絕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也而其亾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日本政記 卷之二十五 賴氏藏版

出而其封... 賴氏藏版

十年。戊冬十月。管領成氏復古河城。

十一年。己亥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政家為關白。

冬十一月。前大將軍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

以擬金閣。徙居焉。稱東山殿。尋削髮曰道慶。

十八年。丙午春。細川政元為管領。是歲上杉定

正殺其將大田道灌。時定正居相模大場。上杉

顯定在上野平井。交構兵。道灌有才略。築河越

江戸二城。招八州將士。將士多背顯定。歸定正。

顯定縱反間。使定正殺道灌。將士又叛定正。定

日本政記 卷之二十五 賴氏藏版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十一 藤原義尚
正失勢。求援於成氏。

長享元年。丁未春二月。藤原政忠爲關白。秋九

月。大將軍義尚召六角高賴。不至。義尚自將討之。軍鈎里。

二年。戊申秋。政忠罷。以藤原冬良爲關白。

延德元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義尚薨于鈎里。二年

五。義尚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

爲著樵談治要。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薨遠

近莫不哀惜。義尚晚改名義熙。無子。義政召義

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爲嗣。後改名義植。

二年。庚戌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

童子。爲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

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

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

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爲廣野。七道之內。

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

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薨。費六十萬緡。高倉第

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

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况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槩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爲所刼制。傍觀戰鬪。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囚。亦可以少懲愆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

日本政記 卷之五 十一
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鎮。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乏。懲其所不宜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爲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

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斃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斃也。

秋七月。義植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辛亥春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夏四月。左

兵衛督政知為其子茶茶所弑。北條長氏討誅之。

明應二年。癸丑春二月。以藤原尚通為關白。夏

四月。管領畠山政長奉大將軍義植。擊畠山義

豐。軍正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義植

脫身走筒井。政長戰死。立故足利政知子義澄。

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死。義豐嗣。據河內。常

日本政記 卷之五 十五 刺氏藏
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權。因
援義豐。初政知之被弑也。義澄奔駿河。依今川
氏親。於是政元稱義政遺旨。諸將莫敢異議。乃
立爲主。閏月。攻義植以歸。幽之。六月。義植逃
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興。義興政弘子也。
三年。甲寅。義澄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爲管領。
是歲。北條長氏略地相摸。取小田原。據之。
六年。丁巳。冬十月。冬。良復任關白。
九年。庚申。秋九月。天皇崩。

後柏原天皇

諱勝仁。後土御門子。母准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文龜。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三。葬泉涌寺。

冬十月。天皇踐祚。冬。良關白如故。十一月。葬後土御門天皇。置柩於黑戶。四十餘日。然後克葬。

文龜元年。辛酉。夏六月。以藤原尚通爲關白。是歲。義澄奏請削前大將軍義植官爵。

永正元年。甲子。秋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長氏合兵。與上杉顯定戰于楯川原。朝良定止子也。

三年。丙寅秋九月。長尾爲景攻其君上杉房義於雨溝。弑之。房義顯定弟也。

四年。丁卯夏六月。細川政元家宰香西元近弑政元。立政元養子澄之。秋七月。宰三好長輝以阿波兵奉政元養子澄元。討元近。誅之。及澄之。立澄元。初政元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稱意。愛養族細川義春子澄元。澄元猶幼。在阿波。付長輝輔之。元近恐澄元立。長輝專權。陰謀殺政元於浴室。聞長輝北上城嵐山距之。敗。死。長輝乃請以澄元爲管領。將軍義澄輒從之。

五年。戊辰春三月。大內義興奉前大將軍義植。大舉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賴。長輝以澄元奔阿波。夏五月。長輝與定賴來攻京師。長輝敗。死。定賴引還。秋七月。義植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興爲管領。

六年。己巳冬。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

七年。庚午夏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爲景。敗於長森原。

八年。辛未秋八月。前大將軍義澄薨于近江。是

月。細川政賢舉兵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大將軍

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

義植還京師。

九年。壬申秋八月。北條長氏伐三浦義同。破之。

十年。癸酉春三月。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賴。敗還。

十三年。丙子秋七月。北條長氏陷新井。獲義同。

十五年。戊寅大饑。秋八月。大內義興西歸。細川

高國爲管領。

十六年。己卯秋八月。北條長氏卒。子氏綱嗣。

十七年。庚辰春二月。三好元長擁細川澄元入京

師。攻細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師。

澄元元長敗走阿波。澄元尋卒。元長長輝孫也。

後削髮曰海雲。

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略。以爲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

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爲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義澄與義植於

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攝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志而死。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爲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爲其臣所弑。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弑政元。更立它義子。反爲長輝所誅。而三

日本政記 卷之五 一六 賴氏飛片
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它義子。然後相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

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已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已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優於已。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已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效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

日本正訓 卷之十五 二十 賴氏雅版
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大永元年^巳春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供資

以舉禮。因賞准門跡。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

軍義植。義植奔淡路。夏六月。迎故大將軍義

澄子義晴於播磨。秋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癸未}夏四月。前大將軍義植薨于阿波。立義

榮爲嗣。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

四年^{甲申}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戶城。上杉朝定

走保河越。

六年^{丙戌}夏四月。天皇崩。

日本政記

卷之十五

三十一

賴氏雅版

後奈良天皇

諱知仁。後栢原第一子。母豐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教

秀女。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二。葬泉涌寺。

四月。天皇踐祚。右大臣藤原植家為關白。五月。葬後栢原天皇。

七年。亥。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京師。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敗走。先是。高國乞援於朝倉孝景。孝景以越前兵來擊元長。元長敗還阿波。三月。元長奉晴元。據界城。晴元故澄元子也。

享祿元年。戌。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既而和

敗。高國奔近江。遂之播磨。請援於浦上氏。大將

軍義晴奔近江。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

三年。寅。春。詔就任義晴大納言。叙從三位。

四年。卯。夏。六月。細川高國在備前。得浦上村宗

兵攻細川晴元於攝津。三好元長奉晴元與戰

于天王寺側。大破之。誅高國村宗。

天文元年。壬。夏。晴元殺其家宰三好元長。元長

叔父宗三與元長有隙。惡之。晴元。晴元亦忌元



長使宗三誘殺之界城。

二年^{癸巳}春大將軍義晴還京師細川晴元為管

領。二月內大臣藤原植通為關白。冬十月

星隕如雨。

三年^{甲午}冬十一月植通罷尹房再為關白。

六年^{丁酉}秋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河越取

之。

七年^{戊戌}夏五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

甲斐。冬十月北條氏綱與足利義明里見義

弘戰于鴻臺走義弘殺義明。義明成氏子。政氏

之次子。居下總御弓稱御弓御所。

八年^{己亥}夏六月大將軍義晴出居八瀨依朽木

植綱避三好氏餘黨也。

九年^{庚子}夏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大

內義隆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敗還。晴久鹽

谷高貞裔也。世居出雲。及山名氏衰蠶食鄰境。

稍強大。元就大江廣元裔。世居安藝。據吉田。屬

晴久。已而背附大內氏。

日本政記 卷之五 關白 藤原房通

十一年。壬寅春三月。左大臣忠冬為關白。秋八

月。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敗走。

十二年。癸卯夏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富田城敗

還。

十四年。乙巳夏六月。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為

關白。

十五年。丙午夏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

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獲朝定。憲政逃走。足利

晴氏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會孫嗣居古河。

冬。細川晴元逼大將軍義晴。奔坂本。以義晴

子義輝為征夷大將軍。初細川高國子氏綱起

兵河內。畠山政國游佐長教等應之。晴元遣三

好宗三擊之。不克。義晴惡晴元。陰右氏綱許為

管領。晴元覺之。乃與六角定賴通謀。將攻義晴。

義晴出避。讓職於義輝。

十六年。丁未春三月。義晴。義輝保北白河。夏四月。

晴元定賴攻之。義晴。義輝奔坂本。尋講和歸京

師。晴元管領如故。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

日本政記 卷之五 關白 藤原房通

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爲出兵信濃。擊晴信。

十七年。甲辰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晴長爲關白。十八年。配春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氏綱。攻三好宗三中島。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細川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夏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走還。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秋七月。長慶入京師。留其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島。

十九年。庚戌春二月。細川晴元城如意山。夏五月。前大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晴元定賴以大將軍義輝。移比叡衢。冬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進入大津。

二十年。辛亥秋七月。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晴元挾義輝奔朽木。是月。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破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九月。大內氏宰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

寺迎大友義長爲主居山口。

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義輝與三好長慶和。還京

師。罷細川晴元。以氏綱爲管領。晴元削髮。遁於

丹波。是歲。齋藤秀龍弑其君土岐定朝。奪其國。

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兼冬爲關白。

夏。武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梗原。悉取

信濃。五月。長慶弟實休弑其君細川持隆於

阿波。秋七月。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

發兵攻之。義輝奔朽木。尋講和而還。

二十三年。甲寅春。兼冬薨。以右大臣藤原晴嗣爲

關白。冬。北條氏康取古河。放足利晴氏於相

摸。

弘治元年。乙卯冬十一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

于嚴島。大破之。誅晴賢。是歲。北條氏康立。足

利晴氏子義氏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

三年。丁巳秋九月。天皇崩。葬後奈良天皇。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

者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

勢與形。必有大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為。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島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究

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摸。以強臨弱。客攻主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強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強。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鬪而

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梗敵路。使敵合眾。敝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糶于地。以聚群蟻。敵眾散漫。蔽地而來者。其勢至此沓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為不失機一也。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賴襄子成 著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第一子。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

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禪位皇太孫。後七年崩。壽七十一。葬

泉涌寺。

弘治三年。丁巳冬十月。天皇踐祚。關白前嗣如故。

永祿元年。戊午。大將軍義輝出居朽木。避三好氏

亂也。冬。義輝與三好長慶和。歸京師。長慶囚

其君細川晴元。



二年。夏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偏名改名輝虎。

三年。春正月。天皇卽位。毛利元就獻資助儀。詔賞之。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尋遷陸奥守。

夏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義元。信長。信秀子。據清洲。秋九月。關白前嗣赴越後。

四年。春正月。三好義長入謁將軍義輝。義長長慶子也。三月。義輝臨三好氏第。夏四月。

上杉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將士叛之。輝虎引還越後。秋九月。上杉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于河中嶋。先是二帥並薙髮。晴信稱信玄。輝虎稱謙信。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盖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隨而豐殺。與羽山脉。至於甲信。重

疊沓蹙。如人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
 倚其北。海道諸國帶其南。而西為尾濃。為京
 畿西國。大氏甲信之腰裔耳。八州幅員尤豐。
 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
 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者。一
 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國。而武田氏奪三
 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重。疊沓蹙。
 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土沃兵衆。然其所處。在
 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

田氏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
 其用兵之無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上杉
 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我國。如
 兩蛇爭穴。螫齧相持者數十年。是以北條氏
 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二氏之國。
 與武田氏相為腹背。二氏居其夷。而仰據險
 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
 之勝之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
 不得輕出深入也。上杉氏之土沃兵衆。不及

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入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取之者。亦以武田氏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與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強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沒歿。乃東南先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平北條氏。

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歷之。况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至越。至八州。遂至於與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內之勢。所以成混一也。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五年。壬戌。冬。十月。詔遣使尾張。賜密旨織田信長。
 六年。癸亥。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
 臺。破之。秋八月。松永久秀弑其君三好長慶
 子義長。
 七年。甲子。織田信長攻滅齊藤氏。取岐阜據之。
 八年。乙丑。夏五月。三好義繼等。攻大將軍義輝。弑
 之。迎立義榮爲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
 昭。義繼長慶姪也。
 九年。丙寅。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五年。壬戌。冬。十月。詔遣使尾張。賜密旨織田信長。
 六年。癸亥。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
 臺。破之。秋八月。松永久秀弑其君三好長慶
 子義長。
 七年。甲子。織田信長攻滅齊藤氏。取岐阜據之。
 八年。乙丑。夏五月。三好義繼等。攻大將軍義輝。弑
 之。迎立義榮爲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
 昭。義繼長慶姪也。
 九年。丙寅。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十年卯冬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焚而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義繼久秀相惡

十一年戊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八月織田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承禎破之九月入京師冬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長任左兵衛督信長辭不拜乃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忠十二月武田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真出奔遂依北條氏關白前久出奔前

關白晴長爲關白

十二年巳春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于薩陸克之夏五月織田信長遣部將木下秀吉護衛京師修治皇宮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末次諸城元龜元年庚夏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信長引還六月德川氏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于姊川大破之秋九月信長攻三好

三黨於攝津。義景長政追躡南上。信長還擊棲之於叡山。遣使諭山僧內應。不聽。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政和。還美濃。

二年。未_辛夏六月。毛利元就卒。嫡孫輝元嗣。叔父元春隆景並輔之。元春出嗣吉川氏隆景嗣。小早川氏稱兩川。元春攻山中幸盛末石城。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逃歸織田氏。秋九月。信長縱火叡山。執僧徒悉斬之。及其所蓄婦女。

是歲。皇官成。

三年。申_壬冬。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氏邀戰于三形原。不利。晴信亦退軍。

天正元年。癸_春三月。將軍義昭城石山堅田。以伐信長。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夏四月。武田晴信卒。子勝賴嗣。秋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槓島。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走安藝。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以村井貞勝為所司代。



日本正記 卷之十一 七 刺上 藤片
八月。信長攻滅朝倉氏淺井氏。九月。六角義
弼降。冬十一月滅三好氏。近畿平。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析者。極矣。百
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強大者。五氏。毛
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
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大相過。而獨稱織田
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
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
之所以成勳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

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
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
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
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
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
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
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
禦。不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猶異時細
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

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矣。留焉七年。遂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旣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就雖旣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興。無不及而

遂不能遏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旣爲織田氏所立。又爲其所廢逐。如木偶芻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旣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遙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師。

處其不僂。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加於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然。斷然廢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蹋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境。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

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便。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爲彼之所欲爲。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二年甲戌春三月信長入朝叙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秋信長討長島賊平之。三年乙亥夏五月武田勝賴大舉入參河圍長篠。德川氏與信長擊大破之。秋八月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親將討平之。冬十月大坂賊納降許之。十一月信長奏請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

四年丙子春信長徙治安土留嫡子秋田城介信忠守岐阜。夏四月信長入朝詔修二條城爲

館及成獻之皇子誠仁親王。大坂賊復叛。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等討之。尋親將擊大破之。冬十一月。信長入朝。進正三位。拜內大臣。

五年。丁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秋。松永久秀叛。應大坂。據志貴城。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之降。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爲人所難爲者。三。弒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戍大坂。遂叛。能登人長重連承信長旨。據穴水城。圖上杉輝虎。輝虎來攻。拔城。斬重

連。信長赴援。不戰夜遁。冬十月。信忠拔志貴。誅久秀。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十一月。入播磨。拔佐用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利氏。信長累遷敘從二位。任右大臣。

賴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出於其相遠。無和漢占今。一也。當國之創建也。上意下達。下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

而不恤也。甚則蹂踐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為源氏為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輿僮耳。而陪臣輿僮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為織田氏為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日驕逸。卑者日勤勞。驕逸者日愚。而勤勞者日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

下。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人事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為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為上杉氏。斯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槩皆庸才。無大相過。是以覆數世。莫或勝負。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籠罩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



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厭天下之亂顧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臣興儻也不然陪臣興儻何以能爲右大臣爲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蝼蟻視之者我仰其鼻息之不暇蓋竊歎曰此位唯我家可爲而至彼爲之豈非大變乎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也天也雖然變至此極而不變者存焉何歟曰最下者反

居最上而其上一等終不可異是我國之異彼殷周秦漢唐宋明者也嗚呼是何自而然哉曰祖宗不敢有其位躬臣虜之勞體氓隸之心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如此者七八百年雖殷周之積德未至於是况於漢以下其膏澤彌滿海宇淪萬民之骨髓而不知焉唯天知之是以雖不得已而收其實而終存其名而不變爾故變者天也不變者亦天也譬若千金之家假貸邑里薄息不責者年歲邈

遠雖其家道頽廢契券不明而耄倪相告昏
仰其家以爲不可負無佗天爲之保證也故
受知於天深者久而不絕受知於天淺者未
久而斷彼我皆然如我王家深之至者也而
如織田豐臣氏則淺之至者乘不能不變之
運以得不能至之位乃復欲負此以驕天下
所以天忽予之而忽奪之

六年戊寅春三月別所長治叛據三木城附毛利
氏羽柴秀吉移兵討之是月上杉輝虎卒先

是輝虎遺書信長曰公數與畿甸敵戰未識北
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五日聊舉八州兵西
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二日疾作不起姪景勝
殺養子景虎夏四月關白晴良罷羽柴秀
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六月毛利輝元遣兵
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毛利氏殺之
冬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親將討

之不克。初信長之擊義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如其約。至是為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毛利氏。十二月。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為關白。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絕。送款織田氏。

七年。卯夏。信長令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為質。誘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冬。信長陷伊丹。村重奔依毛利氏。

八年。庚辰春。羽柴秀吉拔三木。斬別所長治。夏。詔大坂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鷺森。留子光壽。致大坂。是歲。羽柴秀吉盡定播磨。御下。但馬因幡諸城。毛利氏將吉川經家保鳥取不下。明年城陷。經家與諸將領皆歿之。

九年。辛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內基為關白。

十年。壬午春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



氏及北條氏政等。各以兵數萬會焉。獲武田勝
賴及其子信勝。梟勝賴首於京師。割甲斐信濃
駿河上野。與有功諸將。是春。詔修伊勢大廟。
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既中世不舉。
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夏五月。羽柴秀
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舉來救。秀吉
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
而信長信忠繼進。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
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弑其君右大臣信

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百五十
餘人。死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屢辱光秀。光秀
深啣之。信長又寵蘭丸。嘗許其三歲後領志賀
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罹奇禍。至是。受命
饗德川氏。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役乎。悉投其
具於湖。馳還龜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
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
途聞信長已弑。退保二城第。賊兵來圍。信忠力
戰自殺。遺命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



師入清洲

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三百年難合之天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弑業殞誠爲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羈孤客耳爲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割又君腹乎賴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言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屢罵辱光秀所以取其怨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

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嗤咲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強酒箕踞嘲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爲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已而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_下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鏖滅四方故家而以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畜於與之矣而不

日本正論 卷之六
東日雜記
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爲我用也。故姑與之。使彼爲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有反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卽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

之乎。是光秀之所以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爲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覲。傾其國充貢。獻以爲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

用之爲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旣被罪矣。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歿光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名耳。使其不早歿。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何如。吾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人不德之。甚則反怨之。況旣施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輝元聞信長且至。惧求和。秀吉未許。會京師凶。問至。明日高松陷。輝元遣使治前議。秀吉見使者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和乎。輝元大喜。欲戰。小早川隆景諫乃止。遂送質成和。先是信長支子信彥修艦紀伊。急襲鷲森。幾獲僧光佐。得凶報。還次大坂。聞秀吉班師。乃與丹羽長秀等會于尼崎。候討光秀。光秀既定京師。在安土。乃將兵出拒秀吉。秀吉整諸軍。與賊戰于山崎。大破之。獲光秀於小栗栖。梟

日本書紀

卷之十六

三

東山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三 藤氏崩

首於本能寺。賊黨盡伏誅。秋八月。秀吉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等議立三法師為信長嗣。夏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冬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圍岐阜。信孝佯行成。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二月。退屯長濱。拒柴田勝家。夏四月。勝家部將

佐久間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將中川清秀戰死。時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馳還襲復之。獲盛政。遂攻殺勝家于北莊。織田信雄圍岐阜。信孝走死。五月。詔以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六月。一益降秀吉。冬十一月。秀吉城大坂。尋徙治焉。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島津義久戰于有馬。敗死。時龍造氏據肥前。島津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西海。十二年甲申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絕。進兵擊之。信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三 藤氏崩

雄乞救德川氏。夏四月。德川氏大破秀吉於長
湫。獲池田信輝。森長可。冬十一月。秀吉與信
雄和。是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大納言。十
二月。關白內基罷。

十三年。配春。左大臣藤原昭實為關白。尋罷。

二月。秀吉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三月。秀吉將
兵十萬。南伐滅根來雜賀賊。夏五月。遣羽柴
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宗我部元親于土
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並師兵會之。元親出

降。南海平。秋七月。秀吉拜關白。賜姓豐臣。

八月。秀吉將兵十萬。北伐。攻佐佐成政于富山
降之。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遣金森長近
略飛騨。攻滅姊小路賴綱。冬十一月。地大震。

十四年。丙春。二月。關白秀吉築第內野。名曰聚

樂。三月。大友義鎮入朝。夏五月。上杉景勝

入朝。秋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元

親。出兵西海。遣仙石秀久。招諭島津義久。義久

不從。冬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孫。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三十一 東口痛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嗇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曰。皆不然也。夫徒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術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不肯爲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

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唾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反。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爲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三十四 東 戶 蒲 州

如此况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為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肯盡為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為不為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三十四 東 戶 蒲 州 領氏職及

金皇親皇孫其神武天皇
 大國者亦不與而國之者
 本當與而與之其當與而
 出
 金皇親皇孫其神武天皇
 大國者亦不與而國之者
 本當與而與之其當與而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嫡孫父曰誠仁親王母新上東

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

子後六年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天正十四年丙戌冬十一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

太上天皇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叙

從一位關白如故是冬島津義久大舉入豐

後攻下十餘城時大友義鎮病歿子義統與仙

石秀久長宗我部元親等拒之大敗皆走元親

子信親與十河存保等歿之是歲秀吉建方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三十一 新正藏版
廣寺。塑造大佛。高十六丈。

十五年。丁亥春三月。關白秀吉大舉西伐。兵凡十

五萬。夏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

八代諸城。龍造寺政家來附。五月。入薩摩。島津

義久薙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代領其國。

西海平。冬十月。島津義弘入朝。是歲。琉球

入貢。

十六年。戊子夏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

聚樂第。留五日。五月。關白秀吉遣使相摸。諭

北條氏政。入覲。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直嗣。而

事決於氏政。冬十月。秀吉大張茗蕪於北野。

十七年。己丑秋七月。復諭北條氏政。又招諭伊達

政宗。皆不答。政宗據陸奥出羽。振威於北陸。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關白秀吉大舉東伐。兵凡二

十五萬。夏四月。圍小田原。氏政父子固壁不出。

秀吉分遣諸將。徇下關東八州六十餘城。六月。

伊達政宗來降。秋七月。氏政父子出降。秀吉殺

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三十一 負氏職及

日本政記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東氏痛片
氏亡關東平。

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乎。賴襄曰不可。天下者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爲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巧奇正之變。譎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善收用兵之利之謂也。故善收用兵之利則術亦大。

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可進可進可也。可走可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還可也。要歸於收其利。而收其利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過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收利。織田豐臣拙於用兵。而巧於收利。右府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亟用亟輟。所收不償所用。至太閤其用兵無有他繆巧。而天下莫能支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盖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

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況其至大者，非其術之高於一世，烏能得之哉。太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已用，則必收其利，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度，算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關右，先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有其強，然後加彼之弱。我先有其成，然後乘彼之敗。其取因幡，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灌之也。夫奪其糧，則饑；堰其水，灌之，則墊。人人所明知，非有巧譎難知之術也。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二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二十 東丘痛片

夫木固者... 以文... 頃不以... 日取... 夫... 其... 其... 其...

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檢陸奧出羽地而還封蒲生氏鄉於會津鎮撫東北是歲朝鮮王李昞遣使來聘先是秀吉怒朝鮮不來欲討之先使宗義智往諭焉於是使者來獻書及方物秀吉報書使其導我攻明昞終不答

十九年卯冬十二月關白秀吉奏請以內大臣豐臣秀次為關白自稱太閤秀次秀吉之甥養為子者是歲宗義智再至朝鮮言攻明情實責其報李昞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

日本政記 卷之六 二十 領祇職坂

日本政記 卷之十六
下令諸道大具兵食。

文祿元年。辰春二月。天皇幸豐臣氏第。夏四月。秀吉出次肥前名古屋。以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以伐朝鮮。兵凡十五萬。行長先進。猗下慶尙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昫出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六月。秀吉遣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與伊達政宗等帥兵六萬。追赴焉。昫奔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

之。走斗壽。命元。秋七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歿之。明主朱翊鈞遣其將祖承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連戰破之。獲克誠。遂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是月。秀吉母大廳疾。秀吉歸覲。至則已薨。九月。秀吉至名古屋。冬十一月。鍋島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大破

日本正記 卷之六 三十一 東山藏

二年。癸巳春正月。太上天皇崩。葬正親町天皇。
是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
國都。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
之。殆獲如松。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
晋州。不克。夏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
名古屋。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
議冊封及還韓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冊封
為秀吉王明之謂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

敬。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六月。還清正所虜
韓二王子以下。清正厚視俘囚。皆感泣而去。韓
人最畏清正。稱曰鬼上官。是月。諸將合兵攻
拔晋州。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餘人。秋八
月。秀吉還大坂。以子秀賴生也。
三年。甲午春。秀吉城伏見。
四年。壬辰春二月。蒲生氏鄉卒。子秀行嗣。尋徙宇
都宮。以會津移封上杉景勝。三月。秀吉徙治
伏見。秋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

日本後記 卷之六 三十一 領氏藏

日本政訓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刺戶痛片
奏請削其爵。尋賜死。

慶長元年^{丙申}夏五月。秀吉以秀賴入朝。詔以秀賴叙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外征諸將引還。秋七月。京畿地大震。八月。明韓使偕來。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着明服。命僧承允讀冊。行長私屬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子且諱之。承允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拋之。扯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髯虜何與焉。乃召行長。併明使誅之。承允救解。乃止。卽夜逐明韓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

賴襄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小者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於舉事之前。而萬衆之心。乘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是英雄之所

日本正言 卷之六 東山藏
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西伐
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役而天下定。以
強加弱以大臨小。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
必以文告先之。諭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
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
其諭北條氏也。彼有所要求。曰得之則入觀。
諸將皆怒曰。彼亡狀。盍速擊之。太閤曰。未也。
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乎
絕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

伐之。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
彼之國人皆無拒我之意。無拒我之意者。不
直其主之所爲也。嗚呼。是勝負之大機也。今
有兩人鬪於此。其一倨慢無禮。罵詈雜加。其
一卑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哮。不肯聽。
至撫劍疾視。然後不得已而鬪。不得已而鬪
者必勝。數十萬人之鬪。與兩人之鬪。其勝負
之機奚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宜乎其
全勝也。而何獨於擊朝鮮而不察於此乎。朝

鮮與我隔絕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嘗啓釁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爲。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裹瘡痍。離妻孥。遠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地乎。是其所以一勝。而其鋒遂鈍。退不振也。彼以怠惰委靡之餘。被我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勅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我拒我。我何以勝之哉。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之天下。兵之

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下其機亦在於此。



二年。丁春。以小早川秀秋爲元帥。毛利秀元。浮田秀家爲副。黑田孝高充其參謀。兩先鋒及諸將皆如前役。使小西行長立功自償。秀秋秀吉姪爲隆景嗣子者。加藤清正先入韓。復竹島舊壘。連降機張梁山西生浦。行長改築金山爲元帥府。韓王昞奔海州。秋七月。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攻韓將元鈞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又破之於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攻陷黃石城。諸將合兵攻韓將楊

元於南原走之。進入全州。明將陳愚衷敗走。於是慶尙全羅盡定。菅正陰與韓將李舜臣戰于碧波亭下。敗死。九月。黑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冬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楊鎬將明韓兵數十萬攻清正。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左京大夫堅守不屈。三年。戊辰正月。秀秋與諸將分道來救。敵軍解圍。清正出城追躡。大破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十餘帥。分

守諸城。其餘罷歸。至九月再往。五月。明軍再來逼蔚山。清正與立花宗茂夾擊破之。秋八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城。遺命召還在韓諸將。冬十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帥兵十萬攻義弘。入壘夾晉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出。敵連拔三四壘。乘勝直來新寨。義弘與子忠恒奮擊大破之。追奔斬首三萬餘級。明兵伏尸二百餘里。十一月。外征諸將整軍引還。

織田氏為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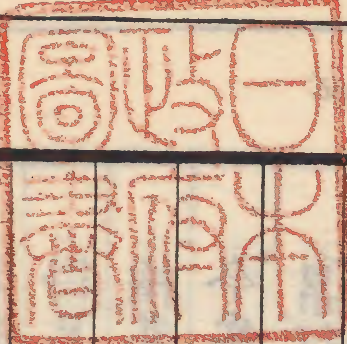
拾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爾。雖然。我先王制為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愆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之也。今不問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同科。是何法哉。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庇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於。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絕矣。是不能

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弑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澤。絕天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為一段。以二段為口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二。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外。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稅。千載而無大差者。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



本政記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刺氏瘠片
餉蓋租歲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
有所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
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
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復
可加也。於是。一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爲一
段。一段加六十步。一町加六百步。積而上之。
千町加六十萬步。萬町加六百萬步。又就一
步各縮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
之財利。民數依舊。稅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

民剝未剝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
得已不已之欲。豐臣氏以此取絕嗣赤族之
禍。其事已逝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
今爲梗。上下相習。恬不爲恠。織田氏之法。雖
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
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君破井田。
開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重。又不可遽減
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
之稅可矣。六尺而出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為子孫祈長久之福。誰憚而不為耶。

男 賴復

門人 後藤機

牧 輓 同校

石川章

岡田喬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六尾

同	明治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出版	版權免許
同	六月二十五日	出	版
同	十二月廿六日	製本改式御届	版
同	十六年六月	出	版
同	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再版御届	版
同	六月一日	出	版

定價金壹圓

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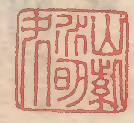
廣島縣士族 賴久太郎

京都府平民

增補著者 井出版人

賴又次郎

京都府上京區二条三丁目 東三本木上西壹番戸



發兌

書林

大阪府平民

田中

大右衛門

大阪南區安堂寺町四町目

製本
監查

柳原 喜兵衛

大阪東區北久太郎町四町目

山内 楢治

大阪東區糸屋町壹町目

山岸 彌平

大阪東區北濱町四町目

製本
監查

